

当代外国文学



52
-2 2

滨河街公寓

特里丰诺夫著

滨河街公寓

〔苏联〕特里丰诺夫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ЮРИЙ ТРИФОНОВ
ДОМ НА НАБЕРЕЖНОЙ

据《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1976年1月号译出。

封面设计：徐 芸

滨河街公寓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1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frac{1}{16}$ 插页 2

1983年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7,000

书号 10208·120

定价 0.50 元

如今这样的男孩子们在人世间是找不到的了。他们有的阵亡，有的病故，还有些去向不明。有的虽然活着，也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如果凭借某种魔法，让这种人同已经消失的那些身穿绒布衬衫、脚踏帆布球鞋的孩子相遇，他们真不知道彼此该谈些什么好了。恐怕他们连想也不会想到这是遇见了自己。嗨，由他们去吧，猜不出来算了！他们哪儿有时间啊。他们划动双手，随波逐流地漂游着，飞着向前啊，向前，快些，更快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两岸的景色不断变换，群山向后退去，森林日渐稀疏，天空愈益阴沉，寒气渐渐袭来。向前赶呀，赶呀——再也没有力气回顾留在身后的象天边一朵残云似的凝固了的一切。

一九七二年酷热的八月的一天。这年夏天莫斯科气候炎热，烟雾腾腾，整个城市闷得喘不上气来，格列勃夫却偏偏得在城里呆上好些天，等着搬进公寓去。他来到在科普乔夫市场附近、离他住处极远的新区家具店。在那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他碰见一个多年前的老友，可是竟叫不出他的名字了。他本来想买桌子，听说桌子可以搞到，但是上哪儿去搞，暂时还不清楚，这是机密，不过给他提供了线

索，那是一种带椭圆形镶饰的古色古香的桌子，正好配玛琳娜一年前为新居买的红木椅子。他还听说科普乔夫市场附近的这家家具店里有个叫叶菲姆的帮工，他知道哪里有这样一种桌子。格列勃夫顶着午后的烈日来到这里，把汽车停在阴凉处，便向家具店走去。家具店门前的便道上摆着刚刚卸下或等着运走的橱柜、沙发，以及其他漆得亮光光的家具，地上堆积着包装纸和乱七八糟的废物。顾客、出租汽车司机，以及衣着邋遢、为了三个卢布什么活都肯干的人，板着脸孔，在这里串来串去。格列勃夫向人打听叶菲姆，有人说在后院。格列勃夫穿过充满污浊空气和油漆味的商店，穿过一扇小门来到空荡荡的后院。有个装卸工蹲在墙阴里打盹。格列勃夫向他问道：“您是叶菲姆吗？”

装卸工抬起一双混浊的眼睛狠狠看了格列勃夫一眼，下巴上挤出一个轻蔑的笑涡，大概想说他不是那个人。凭着这挤出来的笑涡和一时还捉摸不透的某种东西，格列勃夫突然发现，这个被酷热和酒瘾折磨得奄奄待毙的人，这个家具店的倒霉“伙计”，是他多年前的朋友。他不是用眼睛认出的，而是凭着心里那么一悸感觉到的。可是他很尴尬，明明认出熟人，却把名字忘得一干二净！因此他默默地站着，摇晃着身子，凉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面注视着这个人，拚命回想他的名字。往昔的全部岁月一时涌入脑海。可是名字呢？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而且还是个孩子的名字。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碰到的独一无二的名字。不知名的朋友又要打盹了：他把帽檐拉到鼻梁上，脑袋向下一

仰，咧开了嘴。

格列勃夫激动地走开了，四下里找了找叶菲姆，然后又从后门走进家具店，打听了一阵，可是连叶菲姆的人影也没有。人家劝他等一等，可是他不能等了，他心里咒骂着那些说话不负责任的人，又回到烈日炎炎的院子里，回到刚才舒列帕叫他如此惊讶，如此迷惑不解的地方。当然啦，是舒列帕！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不记得什么时候曾听说舒列帕潦倒了，一垮到底，谁知竟落魄到这个地步，当了家具店的装卸工。格列勃夫想同他友好地、同志式地谈一谈，问问他的近况，同时打听一下叶菲姆。

“列夫……”格列勃夫没有把握地叫了一声，随即向这个家具店的装卸工走去。那人还蹲在墙阴里，还是那个姿势，不过不打盹了，而是在观察院子另一头的活动，嘴里叼着一支烟卷。格列勃夫鼓起勇气大声喊道：“舒列帕！”

那人又抬起混浊的眼睛看了看格列勃夫，然后转过身去。毫无疑问，这是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只是他已被生活折磨得十分苍老，满面皱纹，由于纵酒无度，胡须已经灰白，完全不似当年了。惟有那种流里流气，什么都不在乎的神态依然如故。要不要给他点酒钱呢？格列勃夫的手指在裤袋里摸了摸钱。如果他问我要，给他三、四个卢布还不心疼。但这个装卸工根本不理睬格列勃夫，弄得格列勃夫反而不知所措了，他想，也许认错了人，这个家伙也许根本不是舒列普尼科夫。但他马上恼火了，于是象平时同勤杂人员说话那样，粗声粗气地问：

“怎么，不认识我了？廖夫卡！”

舒列普尼科夫一口把烟屁股吐到地上，站起身来，看也不看格列勃夫一眼，趑趄着向院子那一头走去，那边开始拆卸集装箱了。格列勃夫感到惊愕，悻悻地走到街上。格列勃夫感到惊愕的不是廖夫卡·舒列帕的面貌和他今日可伶的处境，而是廖夫卡**不想认他的神气**。别人可以抱怨格列勃夫，廖夫卡可没有什么理由抱怨他。不是格列勃夫的过错，也不是别人的过错，是时代的过错。那就不去理会时代好了。脑子里又突然浮现出很久以前的往事：贫困和愚昧，滨河街公寓，积雪的庭院，电线杆上的路灯，墙边雪堆里的斗殴。舒列帕的生活分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各不相同，但在大雪纷飞时，在砖墙边的雪堆里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沙哑着嗓子喊出“我投降”，然后坐在宽敞温暖的房间里用精致的小茶杯悠然自得地喝茶，那时候大概是他走运的日子。可谁又说得准呢。不同时期的人对现实的看法不尽相同啊。

说实话，格列勃夫憎恨那段时间，因为那是他的童年。

傍晚，他同玛琳娜谈起白天发生的事，显得激动烦躁。这倒并不是因为碰到不想认他的老朋友，而是不得不同叶菲姆之流不讲信义的人打交道，这些人许起愿来天花乱坠，过后或者忘得一干二净，或者干脆甩手不管，于是带椭圆形镶嵌的古色古香的桌子便会落入他人之手。格列勃夫和妻子到别墅过夜。别墅里的气氛很紧张，尽管夜已深沉，岳父岳母还未就寝，原来玛尔格莎一清早就跟托尔马切夫骑摩

托车走了，一整天都没给家里来电话，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才打电话告诉家里，说她在维尔纳德大街一位画家的画室里。她请家里人别耽心，托尔马切夫十二点以前准送她回来。格列勃夫气得不得了：“骑摩托车走了？深更半夜？你们为什么不告诉这个糊涂虫别发疯，马上给我……”岳父岳母却象戏剧里的滑稽老人，唠叨着不着边际的蠢话。

“瓦吉姆·列克山内奇，我按时浇水，可是水被掐断了……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管委会去……”

格列勃夫把手一摆，就到二层楼上的书房里去了。已经很晚了，闷热仍然使人窒息。阔叶树散发出的燥热从黑魑魑的花园里不断袭来。格列勃夫服过药，和衣躺在沙发床上。他心里想，如果一切平安无事，女儿活着回来，今天一定要同她谈谈托尔马切夫。让她认清这个卑微的家伙。十二点半门口传来摩托车声，接着楼下响起一片喧哗。格列勃夫听见女儿的尖嗓门儿，松了一口气。仿佛发生奇迹一般，他马上平静下来，同女儿谈话的愿望也随之消失。他开始往沙发床上铺被子，他知道妻子要同玛尔格莎聊到深夜了。

但出乎他的意料，母女俩一起冲进书房，这时灯还没有熄，格列勃夫穿着针织白裤衩，一只脚踩着沙发床前的地毯，另一只脚踩在沙发床上，正在用小剪刀剪脚趾甲。

妻子面无血色，伤心地说：

“你知道，她要嫁给托尔马切夫。”

“你说什么！”格列勃夫仿佛吓了一跳，其实并没有吓

着，只是玛琳娜的样子太可怜了。“什么时候结婚？”

“十二天以后，等他出差回来。”玛尔格莎说，她想加快说话的速度，强调要发生的事情是绝对不可更改的了。同时她微笑了，她那微微浮肿的娟秀的孩子般的面孔、小巧的鼻子、眼镜、象她母亲那样黑纽扣般的眼睛，所有这一切都闪闪放光，流露出盲目的幸福。玛尔格莎朝父亲扑过去，吻了吻他。格列勃夫闻到一股葡萄酒味。他急忙钻进被单里。成年女儿看见他穿裤衩，他感到不舒服；使他感到更不舒服的是，这位成年女儿并未因此感到难为情，甚至仿佛没有注意到父亲不成体统的样子，其实，她现在什么也看不见。幼稚病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这个小傻瓜想同男人过独立生活。确切说，是想同流氓过。格列勃夫问道：

“从哪儿出差回来？难道托尔马切夫有工作？”

“当然有工作。在书店当售货员。”

“在书店当售货员？”格列勃夫大吃一惊，从被单里伸出两只手。又在玩新的鬼花样。“我怎么头一次听说？你一直说他是画家，还给我们看了几幅画，画的向日葵、熨斗……”

“不对，她说过他在哪儿工作。她说过，说过。”凡事喜欢顶真的玛琳娜替女儿作证说，“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好妈妈，我多爱你们呀！”玛尔格莎提高嗓门说，吻着母亲，笑起来。“爸爸，你今天脸色多苍白！你身体怎么样？”

“未婚夫现在在哪里？”

“好爸爸，我求求你，什么也别想，别难过！”

“玛尔格莎，回答我：你们打算住在哪里？”

在书店当售货员。再没有比这更荒诞无稽了。他很久没有看到过这双同过去迥然不同的幸福的眼睛，听到过这样直率的笑声了。玛尔格莎笑着说：

“难道这件事就这么重要吗？”

“可是我跟你爸爸想知道……”

“哎哟，你们想知道？你们好奇啦？”又是一阵笑声，“如果住在这儿呢，不好吗？你们不同意吗？”

“你准备乘公共汽车上学？早上五点起床？”

“妈妈，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一提。”

母女俩突然走开了。格列勃夫留神听着楼下传来女人的说话声，其中还夹杂着岳父岳母的低语。格列勃夫预感到将要发生变化，一阵心酸，他决定服安眠药，赶快入睡。突然闪出一个宽慰的念头：“也许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听其自然吧，象往常一样。算了吧，一年之后就会离婚的，随他们的便吧。”他开始想别的事。

大约午夜一点，电话铃声响了。格列勃夫半睡半醒，感到十分恼火，心跳得厉害。他象年轻人那样从沙发床上一跃而起，几乎冲到桌上的电话机旁，抢先拿起话筒，使玛尔格莎来不及接楼下的分机。他想教训这个无赖一顿。他相信电话一定是托尔马切夫打来的。

但声音是陌生的，有些狎昵。

“杜妮娅，你好，新年……怎么，听不出是谁来啦？”流氓

嘶哑地说，“一会认出来了，一会又认不出来了。简直混蛋。几点了？好吧，就算一点多钟吧，童年时代真了不起啊！知识分子这时候还不睡呢……他们在解决问题……可我同一个装卸工相对而坐……你还记得我那些芬兰小刀吗？”

“记得，”格列勃夫说，他真回想起来了：一共五、六把，大小不同。最小的只有香烟那么大。廖夫卡把它们带到学校来炫耀。还有一支带骨柄的闪闪发光的钢手枪，同真的一模一样。

玛琳娜走进书房，惊疑的目光仿佛问：“谁打来的电话？”格列勃夫向她眨眨眼，挥了挥手，表示没有正经话，随便胡扯。不知为什么舒列普尼科夫打来的电话使他高兴。

“好啦，再见吧，亲爱的同学，安心睡觉吧……原谅打扰了……我花了三个钟头才从问讯处问到你的电话。听见没有？你今天走到我跟前来时，我不想认你。我想，这老家伙对我有什么用呢？我对你讨厌极了。你明白啦，瓦吉卡，真的！毫不含糊地说吧：我对你讨厌极了。”

“为什么呢？”格列勃夫打着呵欠问。

“鬼晓得。你好象没有作过对不起我的事。好啦，你是博士，所长，是这个，是那个，我对这一切都毫无兴趣，无动于衷。我是另一路的人，可是下工回来，一边干自己的事，心里想：我干吗要得罪瓦吉卡·格列贝契？也许他是来找旧家具的吧？再来的时候我就不在这里了……这里要派我到个国家去呆三年……”

“天哪！”格列勃夫心里想，“至死难改……”

“列夫，请你明天再给我打电话吧。”

“不，明天不打了，偏要今天打。怎么，你当部长了？明天再打！瞧，又摆你的臭架子了。偏要今天打。格列勃夫，你发疯了，怎么能这样同我说话！你怎么说得出这种话？我花了三个钟头打听你的电话，我跟一个装卸工……他是从外交使团来的，是个呱呱叫的工人……我们通过外交部的问讯处……瓦吉卡，你还记得我妈吗？”

格列勃夫说记得，想补充说，还记得廖夫卡的父亲，确切说，是他的继父；更确切说，是他的两位继父。但听筒喀嚓一响，发出嗡嗡的声音。

玛琳娜还用惊疑的目光看着。

“胡扯了一通。这就是我今天在家具店里碰到的那个人……”格列勃夫光着脚站在书桌旁边，若有所思地盯着电话机，“还是个不争气的东西……真的，干吗要打电话来呢？”

几乎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了，那时瓦吉姆·亚历山大洛维奇·格列勃夫还没有秃顶，还没有胖得乳房都垂下来，象女人一样，大腿还没有变得这样粗，肚皮还没有挺出来，肩膀还没有下溜，象他现在这样，做衣服得找裁缝订做，不能买现成的，因为他穿五十二号上衣，可是五十六号的裤子才勉强穿得进去，有时还要买五十八号的。那时，他嘴里上下都还没有装牙桥，医生还没有从心电图中发现某些说明心脏有毛病和已经发展到心绞痛初期阶段的变化；那时，他

每天早上还没有受到胃灼热、头晕、浑身无力的折磨；那时，他的肝脏正常，他可以吃油腻食物和不太新鲜的肉，可以滥饮葡萄酒和伏特加酒，而不必担心后果，他还不知道一紧张、受凉，以及天晓得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就会腰疼；那时，他能毫无畏惧地从最宽的地方游过莫斯科河，能够连续四小时打排球；那时，他行动矫健，身体精瘦，留着长发，戴着一副圆眼镜，看上去就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那时，他经常一文不名，不得不象火车站装卸工那样挣钱或者在莫斯科河岸的小院子里替人家劈柴挣钱；那时，他时常挨饿，有一次得了肺病，危险得很，被人送到克里米亚，最后一切总算对付过去了；那时，父亲、波莉亚姨妈和外婆还都活着，大家一起住在滨河街一所小房子的二层楼上。这里除他们还住着六家人，厨房里摆着八张桌子；那时，他喜欢同女孩子们一起唱歌；那时，人们不叫他瓦吉姆·亚历山大洛维奇，而管他叫格列贝契和圆面包；那时，他被失眠症和青年人的无所事事折磨着，还一心向往他后来到手的一切，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因为它们消耗了他如此大量的精力和被称之为生命的那种无法补偿的东西；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有位甘丘克教授，还有索妮娅、安东和绰号叫舒列帕的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他们是瓦吉姆·亚历山大洛维奇的邻居；还有陆续消失的各式各样的其他一些人，还有他自己，如今变得面目全非，象条毛毛虫，难看极了。玛琳娜那时连影子也还没有呢。

他站在凉台上白桦树的树荫下，用孩子的字体往玻璃

罐上缠着线绳的白纸封口上写“醋栗 72”、“草莓 72”的字样。如今安东早已不在人世，索妮娅也不在了。关于甘丘克教授一无所闻，大概也不在了。即使还在，实际也等于不在了。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坐在家具店后院墙阴里打盹，背靠着墙，嘴里叼着一支烟卷，正在重温旧梦：宽敞的房间、高大的天花板，三十年代巨大的橙黄色的灯罩……

人生仿佛舞台：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十八场，一闪而过。人每次出场都有些变化。几十年的岁月便在场与场之间流逝。舒列普尼科夫在学院里出现时，已经是第二场了。他的突然出现是那样自然，那样轻松，就象他年轻时想干什么都能干成一样。不知怎的他一来就上三年级。格列勃夫同甘丘克以及其他人之间的纠纷在第四学年闹了整整一年，一直闹到第五学年开始。舒列普尼科夫莫名其妙地很快成了活动分子。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无所不能的继父身居幕后。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少，但格列勃夫和索妮娅当然知道，因为廖夫卡·舒列普尼科夫对他们说来，还是原来那个善良的舒列帕。大家把他当成办事精明的机灵鬼，飞快地爬了上去：他爬进领导机构，爬进委员会，并且到什么地方都能钓上漂亮的姑娘。其实他是一株牛蒡草，一株极其平庸的牛蒡草。但这一点不是马上就能看透的。刚来的时候，他很惹人讨厌。有一次在走廊里，一个健壮的小伙子走过来，他叫斯梅加，是哈尔科夫人，他对格列勃夫说：“格列勃夫，听说你是骗子科夫的中学同学？”格列勃夫回答说，是中学同学，但请不要用姓名骂

人，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好吧，不用姓名骂人，我们要打得他鼻青脸肿。”斯梅加回答道，“你告诉骗子契耶夫，别再追我们班上的姑娘，不然我们就叫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几天后，斯梅加走进教室，脸肿得老高，好象牙床发炎了。廖夫卡有点吃惊地说：“这只大象在厕所里朝我扑过来，大喊大叫说：‘我们警告过你，可是你这畜生就是不听。’我一听，好大的口气，马上用我学过的徒手自卫拳把他打翻在地。他的脑袋把抽水马桶撞破了。”格列勃夫不相信廖夫卡所说的话，知道他是个牛皮大王，后来发现马桶果然打碎了，那时他不仅相信斯梅加受到奇耻大辱，还相信了舒列普尼科夫以前所说的他亲身经历过的种种怪事。比如，廖夫卡说，战争期间他毕业于一所不可思议的秘密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们学射击、飞刀、徒手杀人，还学几种外国语。以后他便在德国大后方搞秘密工作，后来他的胃溃疡病犯了，才复员。他的话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他德语很糟，刀子投得也极平常，平时咋咋呼呼，轻率任性，在小事上吹牛撒谎，不符合他自吹的那种人的面貌。格列勃夫的判断是：廖夫卡也许当真在秘密学校学习过（继父安插的），本来打算当劳伦斯上校，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而那个跟廖夫卡挑衅，并把他恨得要死的斯梅加，后来竟成了他最忠实的帮手和食客。这是一年以后的事，廖夫卡的继父送给他一部缴获的 BMW 牌汽车，廖夫卡把这辆红臭虫似的破车开到学校来，穷学生们一见不仅嫉妒得眼红，简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斯梅加始终跟在廖夫卡的屁股后面转，替他到

商店里采购，把自己过去认识的姑娘们介绍给他。

这些年代是廖卡夫·舒列普尼科夫变幻莫测的命运的顶峰。别人对他所抱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或者奴才一般供他驱使，或者妒火中烧。格列勃夫是廖夫卡最老的朋友，但从来不是他的奴才，甚至在中学低年级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在中学低年级里，一些男孩子对另一些有钱有势的同学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在学院里，尽管对廖夫卡也很羡慕，但他也没有变成将军的侍从。舒列普尼科夫周围聚集着一伙酒肉朋友，过着放荡不羁的特殊生活：别墅、轿车、剧场、运动员。这些年代冰球刚刚时兴，人们管它叫“加拿大冰球”，或者就叫做“加拿大”。那时这种嗜好是很时髦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高雅的。太太们穿着剪羊毛皮袄，男人们穿着海龙皮大衣驱车前往运动场。舒列普尼科夫被飞行员中的几个名将弄得神魂颠倒。这种寻欢作乐的生活，对格列勃夫说来不切实际，而且显得粗野，尽管他也很想尝尝其中的滋味。廖夫卡凭着老交情一直在邀请他，并对他表示垂青，格列勃夫还是置身其外；这不仅因为他不愿充当这个团体中的完全多余的角色自尊心作怪，还有格列勃夫一家谨慎的天性也起了作用，这种谨慎的天性有时并没有原因，而是出于本能。舒列普尼科夫慷慨地向格列勃夫表示：“格列贝契，有人看中你了！”这是说廖夫卡圈子里的姑娘看上格列勃夫，或者听说过他的什么了，想同他交个朋友。这倒并不奇怪，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不少姑娘“看中他”，不过也许是廖夫卡添枝加叶，实际上并没

有人看中他，廖夫卡说这话的目的只是想叫老朋友享受一下人间的欢乐罢了。廖夫卡是喜好交游的人。格列勃夫总是想出种种理由推托。借口说索妮娅在等他，跟索妮娅约好了，索妮娅在生病。其实是开动了秘密的自卫机器，这不能不令人吃惊，因为当时谁也难保会招来什么横祸！这就是从幼年起一直折磨着格列勃夫而又无法摆脱的东西，这是心灵深处令人灵魂窒息的怨恨……

战胜它或者超脱它，都没有成功。它仿佛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病：这种病时好时坏，有时则剧烈到难于忍受的程度。比如说吧，为什么廖夫卡就有这有那，什么都唾手可得，仿佛命中注定似的？而格列勃夫什么都得要拚命去谋求，要弯腰驼背，费尽心血才能弄到。等弄到手，筋骨也累断了，老茧也磨出来了。

这种可以称之为气不忿的痛苦，由来已久，不是在中学五年级便是在六年级，当舒列帕搬进滨河街公寓的时候，就冒头了。格列勃夫生下来就住在一幢两层楼的风子里。靠近一座宛如整个城市或者甚至整个国家的装上千扇窗户的灰色大厦；在教堂后面，在一堆象麋集在树墩上的蘑菇似的颓垣断壁后面的偏僻地方，坐落着一幢微微倾斜的楼房，楼顶有几处已经下沉，楼的正面用四根短石柱支撑着，这就是邻近街道居民都熟悉的“杰留金客栈”。这所歪歪斜斜的建筑物所在的胡同是杰留金胡同。那灰色的庞然大物高耸在这条胡同之上，早晨遮住阳光，傍晚则从楼上倾泻出收音机里的人语和留声机里的音乐。在这座耸入云霄的高楼里过